

世界名著情感场景集萃

# 情感紫罗兰

主编

丁来先

2

国防大学出版社

世界名著情感场景集萃

# 情感紫罗兰 (二)

丁来先 主编

国防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情感场景集粹:情感紫罗兰/丁来先编写. —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5  
ISBN 7-5626-0931-4

I. 世… II. 丁… III. 小说—文摘—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266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66769235

北京银祥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2

字数:500 千字 印数:10000 套

定价:32.60 元 本册定价:15.80 元

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宝库中，一批以蒙田、卢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可夫，海明威等文学大师为高峰的散文、小说经典，犹如灿烂的明珠高悬在混浊的尘世之上，照亮了人类漆黑的夜空——无论是你忧伤还是激忿的时候，即便在你最苦不堪言的瞬间，只请你抬起头仰视着它们，它们就会在冥冥之中给你困苦的心灵上某种神奇的光辉，使你平静，使你坚强，并让你看到过去从未看到的东西，高贵与贫贱，真诚与欺诳，丑的，美的，哪怕是最黑暗的……于是你成熟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将变成最温馨的回忆。

# 目 录

## 第一部分 罗曼谛克的插曲

|                  |      |
|------------------|------|
| 一个中年妇女的爱情故事····· | (3)  |
| 邂逅·····          | (19) |
| 换飞机的时候·····      | (23) |
| 罗曼谛克插曲·····      | (39) |
| 逃脱·····          | (52) |
| 旅途上·····         | (57) |
| 西方艳遇·····        | (64) |
| 巴拿马之行·····       | (69) |
| 玫瑰园里的阴影·····     | (92) |

|             |       |
|-------------|-------|
| 火车上的姑娘····· | (109) |
| 感觉像春天·····  | (113) |
| 克拉拉的奇遇····· | (116) |

## 第二部分 绵绵的倾诉

|                    |       |
|--------------------|-------|
| 致汉斯卡伯爵夫人·····      | (133) |
| 致“不朽的爱人”(三篇)·····  | (140) |
| 致妻子(二篇)·····       | (144) |
| 致妻子吕西尔·····        | (147) |
| 致保灵·维塞尔·····       | (151) |
| 致范妮·布朗(二篇)·····    | (153) |
| 致简·维尔什·····        | (156) |
| 致卡莱尔·····          | (159) |
| 致威尔黑明(二篇)·····     | (161) |
| 致里金·奥尔森(二篇)·····   | (166) |
| 致拉荷尔·····          | (170) |
| 致卡尔·冯·芬肯斯泰恩伯爵····· | (173) |
| 致斐迪南德·拉萨尔·····     | (175) |
| 致海伦·冬妮格·····       | (179) |
| 致索菲·冬德特伯爵夫人·····   | (181) |
| 致坎帕尼尼·····         | (185) |
| 致利文伯爵夫人·····       | (189) |
| 致索菲·冯·莫尼(二篇)·····  | (193) |
| 致米拉波·····          | (197) |
| 致未婚妻玛丽(二篇)·····    | (199) |

---

|                  |       |
|------------------|-------|
| 致约瑟芬(五篇).....    | (207) |
| 致妻子冈察罗娃(二篇)..... | (212) |
| 致缪塞(二篇).....     | (216) |
| 致波林·波拿巴公爵夫人..... | (220) |
| 致马蒂尔德.....       | (223) |

## 第三部分 天堂的眼泪

|              |       |
|--------------|-------|
| 牛虻.....      | (231) |
| 黛绿年华.....    | (247) |
| 永别了,爱人 ..... | (255) |
| 巫山云.....     | (260) |
| 黛依丝.....     | (268) |
| 最后的雾.....    | (278) |
| 情人.....      | (289) |
| 候鸟.....      | (297) |
| 痴心女子.....    | (301) |
| 红字.....      | (314) |

# 第一部分

## 罗曼谛克的插曲

---

倾心相爱，青春常在。

爱情的最好帮手是机遇。





## 一个中年妇女的爱情故事

【美国】威廉·特雷弗

埃琳娜认为自己从未爱过他，更不用说到爱得够深，爱到很深的程度。十二岁那年，她住在贝尔艾尔斯普林斯，牙齿上还带着矫正器，就爱上了高年级的一个叫博比·舒克曼的男孩。不过，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你可要小心那些男孩子。”她父亲曾经提醒过她。所以，当博比·舒克曼发现她迷上了自己，提出要吻她一下时，她耳边回响起父亲说这话时的严厉声音。她没有让他吻。他大笑起来，走了开去。埃琳娜当时没有想到，也许她父亲错了，因为她相信父亲是出于谨慎和对自己的爱。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特别是在研究生活在城市中的维奇塔印第安人方面，她父亲在学术上正崭露头角，在这个三口之家享有很高的地位——埃琳娜是家中的独生女。他的雄心壮志，以及为实现这些雄心壮志所做的努力，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压倒一切的决定作用，连他抽烟的姿势埃琳娜都感到亲切。所以，即使是怀疑他是否出于某种嫉妒之心才警告她提防男孩子的殷勤，她也会觉得对他不忠。

几年以后，在有些相似的情况下，则是她母亲的关心影响了她。她陪伴父母到欧洲旅游，却很不体面地爱上了一位老是朝她微笑的威尼斯侍者。当时她才十六岁，而那个侍者已经是两鬓有些斑白的老手了。她母亲马上觉察出来，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她父亲非常需要换换环境，可这趟旅行却因此被弄得很扫兴。从贝尔艾尔斯普林斯老远跑来为一个餐厅招待而自寻烦恼有什么意思？“别傻啦，打起精神来！”她母亲对她说。于是她们便去里安大剧院听交响乐。埃琳娜二十二岁时爱上了一个来贝尔艾尔斯普林斯行医的喉科医生。不过他也不合适，因为他已经结婚，还有孩子。“跟我结婚吧，埃琳娜。”他与她在他的丰田小车里发生了两次关系之后，他终于对她说。在此之前，她还没有这样的经历，虽然她愿意与他结婚，但她不能，因为她不能一脚插进来而毁掉别人的婚姻。那位英国人是她与父母重游欧洲时遇见的，嫁给他之前还有过一些别的追求者。

她丈夫生前关于子女教育的愿望使她不能离身，于是便在伦敦留了下来。她虽然在伦敦已住了十九年，对伦敦很喜欢，为它所吸引，但为生儿育女而忙碌奔波，还从未好好看过这座城市哩！寡居使她有了空闲的时间，使她惊奇不已的是还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美。博比·舒克曼未能吻过的那个小姑娘曾经很漂亮，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那个曾经爱上一个威尼斯侍者，后来又与那位喉科医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姑娘则更有其迷人之处，身子苗条得像一株雏菊。在丰田小车的后座上，那个喉科医生双眼紧闭，两手把她苗条的身子紧紧搂在怀里，常常对她这样窃窃私语。如今这位嫁过人的女人，怀过几次孕生过几次孩子以后，头发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当姑娘时的卷发已不复存在，有时显得有些疲惫、憔悴。埃琳娜觉得，自己在身体及其

他方面都有所损失，但中年守寡又使她重新得到了某些失去的东西。她高高的个子，仍然很苗条的身材，头发光滑得像只盖在头上的浅色贝壳。两片丰满的嘴唇，一双真诚的褐色眼睛。所有这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地在她身上结合起来。那副胆怯的小姑娘模样早已消失，从婚后生活中她吸取教训树立起信心，为生存而在逆境中奋起。

“我爱你，埃琳娜。”她守寡差不多整整两年之后一个男人对她说。这句话她早以为不会再听见有人对她说了。那个男人也是移居美国的美国人，比埃琳娜大一岁。他也结过婚，不过他的婚姻是以离婚了结的。他是个不惹人注意的人，脸上带着谦逊的微笑，灰色的眼睛显示出他的温和的脾性。

爱情终于在伦敦这个埃琳娜从未真正了解的地方产生了。他的爱情在伦敦城的郊外、在城里的座座雕塑之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街市上、在昔日大英帝国犹存的雄姿之中与日俱增。这对来自另一国度的情人邂逅相遇，无声无息地湮没在伦敦城里。他们的爱情从这座城市吸取了活力，公园、酒吧是他们常去的地方。他们一道参观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意大利绘画。两人对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都很欣赏；他们出入酒吧间，一起看电影，无所不谈。那些使别人——那些缺少爱的人——迷惑不解的种种情景和事件他们往往感觉很有意思。她那位情人由于在伦敦的工作，每日都要接触旅欧的美国旅客，所以他每天都给她带来自犹他州、密西西比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大西洋城，以及美国其他地方的消息。埃琳娜早已忘记柠檬威士忌酒的滋味了，他却没有。他带她上一家旅馆的酒吧。那间旅馆她以前从未听说，原先在纽约的罗斯福饭店干活的那个比利时招待就是在那里学会他终生难忘的技艺的。如同别的酒吧一

样，那里没人悄悄盯他们的梢，不必怕人撞见，这使他们的感情发展到了炽热的程度。要是还有别人牵累，他们两人将永远也不过是萍水相逢的熟人，因为大家都年届中年，信守过去那套规矩。埃琳娜的丈夫生前对她的情人也略知一二，因为两人都为各自国家从事类似的外事工作。但他没有把她的情人看得很重，声称他不会得逞。而事实上，他已经比她的丈夫干得更出色一些了。

“我不会让你走的，埃琳娜。你知道吗？”他妻子的唯一不是是太大方了。他说她的老毛病是对其他男人太大方了，对一个有夫之妇来说，这确实使人尴尬。“原谅我吧，”这样过了一年之后她曾经恳求他。于是，他原谅了她。两人在争吵不和以及在毫无当初所期望的夫妻之爱的情况下又过了许多年之后，他说：“不，我感到很难过，但我不能原谅你了。”“的确，我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他们没有孩子，后来她又结了婚，嫁给克利夫兰一个钢铁工人，并显然感到很满意，因为他对她不怀任何恶意。“人们应当幸福，”他说。

“是的，我知道。”

“可你没有得到幸福，埃琳娜。”

“我也没有不幸。”她微微一笑，没有答应再跟他结婚，因为过去的经历使她谨慎起来。她丈夫初次给她的印象——坦率之中表现出的那种风度，谈话中经常引用的渊博的知识，以及那一套吸引侍者注意的本领——曾使她极为欣赏。但到头来，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有助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它更富有人情味。“你真蠢，埃琳娜。”她丈夫生气时习惯这样说，有时甚至说得更难听。他没有为了子女们的利益而少说两句嘲弄她的某些美国风俗习惯的话。“你母亲是个军乐队的鼓手长”，尽管事实并

非如此，可他常这样说。她一抗议，他就解释说是开玩笑——也许英国人的幽默感，她仍然难以理解。

“你从来也没有捉摸出他的一切。”她的情人说。

“连孩子们也没有，我看。噢，不过多数情况下他还是不错的，你知道。”

“这我就不那么清楚了。”他朝她笑笑。那是二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们漫步在晨雾弥漫的海德公园。“你说你爱我吗，埃琳娜？”

“啊，爱，我爱你。”她答道，并且奇怪地发现自己想要的是十二岁那年给博比·舒克曼亲一下，或是对那位侍者作出回答，或者是毁掉了那位喉科医生的婚姻，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她过去时常想，她做了一件又一件错事，还是活下来了，但这时她想到自己把在终身大事上犯下的最大错误掩盖起来了。

“你不结婚究竟有什么原因吗，埃琳娜？”

“原因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过去都找错了对象。”

她又笑了笑，她虽然小心翼翼，但却很想同他结婚。她希望他的灰色套装与她的衣裙并排挂在同一衣橱之中。她希望从今以后天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见他脸就在枕旁，双眼也望着自己的脸。她愿与他白头偕老，如果需要，为他推轮椅，或由他推着她，手指关节顶着她的背。她父母对她的事很关心，一定不会同意吧？看来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与他结婚将使她又回到他们身边：他预计年底返回美国。但即使如此，她写回美国的信里仍然避免提到她的新交。

埃琳娜的几个孩子——弗洛拉十七岁，罗斯小一岁，赫克托十二岁——都长着一头黑发。两个女孩都已长成漂亮的大姑娘，既没有过早地肥胖起来也没有脸上长满粉刺，罗斯生就一

副标准的脸型，而弗洛拉长得像个女神。赫克托是个表情严肃的孩子，宽宽的额头下一双大眼显出倦怠的神情，前额上耷拉着一缕黑发。孩子们的父亲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他的孩子，同时也使他们养成了这样那样一些毛病。他未能觉察出来，因为这些毛病他自己也有。他对孩子们很宠爱，除非身体不舒服从不生气责骂他们。每逢这种时候，埃琳娜总是说，“你们爸爸累了，”或是说“你爸爸心里有事。”真正给以惩罚的还是她。

埃琳娜情人的闯入，三个孩子中赫克托最反感。这个，他的两个姐姐都很明白。她们私下说，要是母亲做事稍许隐秘些就好了。

“赫克托比我们更难，”赫克托和她们母亲都不在时弗洛拉说道。“像他那么小的人，死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罗斯把不时挡住她视线的长长的黑发甩到脑后。她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结果头发又垂落在她的脸上。“我知道。”她说。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赫克托本身的地位现在被人取代了。作为儿子，他继承了这个地位。而如今，他觉得被人篡夺了。”

埃琳娜的两个女儿也赶时髦学过心理学和社会学，参加过关于人类环境状况的种种考试。她们谈话中有关她们小兄弟的那些假设，她们认为都是既成事实，不容任何怀疑。她们谈到赫克托时好像他是即将继承王位的王子，两人的情绪仍然十分低沉，互相之间没有一丝微笑。她们对他太同情啦。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罗斯另一次说。她记起父亲习惯把他们三个紧紧搂在一起放在他的膝盖上。他还有另外一个习惯——把下巴搁在他们头上，先搁在这个人头上，然后又搁在另一个人头上；当他们还很小时，他常常让他们解

他的蝴蝶结领结玩。他总是扎同样的领带，酱紫色上带很多小圆点，他称这种领带叫蝴蝶结。

“他最宠爱赫克托，”弗洛拉说，“不过我们从不在意。”

“那只是因为赫克托是儿子。”

“是那样，我知道。”

他们记起父亲念修士手册中的东西给赫克托听，有时，他会给赫克托倒上一杯酒，而赫克托则装成喜欢喝的样子。“你们知道，女孩子喜欢喝比较甜的。”他们父亲常说。她们从不在意。因为她们的确如此，当然，还因为她们父亲总是为她们做些什么以补偿他对赫克托的宠爱。有一幅照片，他们三个和他一起站在一座冰雪覆盖的湖畔，四个人都穿着外套围着围巾，被赫克托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埃琳娜知道，并且过去一向知道，孩子们偏爱他们的父亲。她对此并不怨恨，因为她知道孩子们并不讨厌她，在别人面前也不会说她坏话。如果有人问，他们会像父亲一样说他们爱她。要是她丈夫在世时人们问他，他也会这样回答的。如果有人提出，不论爱她与否，他们像他一样都未曾对她产生过怀疑，他们一定会表示非常惊奇。她不鼓励他们的好奇之心，但并没有因此失去他们的敬重。过去，他们的父亲把她看作当然的妻子；现在，作为母亲，她继续那样活着。

校长来信说：当然，我们惩罚了他并希望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当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通知您，因为此事纯属与本校校规有关的内部事务。不幸的是，现在他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再犯了。

赫克托偷了一个男学生的钱和另一个学生的一块表，还从

厨房储藏室里偷走一听桃子罐头。偷桃子罐头时他被当场抓住，受到斥责后才供出另外两次偷窃。他父亲去世后，埃琳娜马上写信给他，希望将保持已久的通信继续下去。那时赫克托突然一下写起长信来，什么话都通通倾诉出来了，以寻求得到安慰。他父亲曾经是他的朋友。但在学校他没有朋友，为此他怨恨。“我知道这很可怕，”埃琳娜那时在信中写道，“我知道孤独是多么使人难受。”可赫克托非但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反而几乎连信都不回了。他没有提到偷东西的事，虽然她曾经叫他争取把这些事告诉她。她在伦敦，一想到他呆在他父亲如此费尽心机为他选择的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想起她头一回看见他时的情景——潮湿而绷得紧紧的小脸，凌乱的头发，她同情地哭泣起来。她终于生了个儿子，她曾经感到多么高兴啊！她知道这个家已经完美无缺了，一阵兴奋满足之情在疲倦之中油然而生。

“可怜的孩子。”埃琳娜的情夫说，两人漫步在另一座公园里。

“赫克托总是和朋友合不来。”

那时是冬天。草地和花圃上铺着厚厚一层积雪，与他们脚下那条小道踏成了一片。“他们三个都和朋友合不来。”埃琳娜说。

他们脚步谨慎，小心翼翼踏出一条道来，她的手臂挽着他的。要在过去什么时候，他也许早就会说：“要不要我和赫克托谈谈？”但在八十年代，这种坦率的交谈已不适宜。她觉察得出，他认为这样不合适。

“四月？”他问道，“我们四月份结婚可以吗？”语气从未有过的急迫。她回答时也是同样的语气。